元亨釋書　十一之十二

共十六貼

特別
ハ4
5587
7

元亨釋書卷第十一

濟北沙門　師錬　撰

感進四之三

理滿法師　叡山叡桓
子嶋寺眞興　延曆寺慶圓
延曆寺餘慶　叡實法師
一乗院定照　書寫山性空
叡山平忍　叡山蓮防
勝林院寂源　修學院勝筭

遠壽院
59-2019

三井行圓　大原山良忍
石塔寺寂禪　行空法師
蓮長法師　楞嚴院以圓
睿山教眞　小田原經源
兔原慶日　覺勝法師
國上山佛蓮　高野山維範
安部山暹覺　高野山琳賀
賢林寺戒深　南星峰圓久
行仙法師　仁和寺性信

仁和寺覺法　基燈法師
睿山睿好　愛太子山仁鏡
薢嶽良筭　雲彦山玄常
越勝寺清海　鞍馬寺重怡

師事吉野日藏自棹舟度人讀經奇

釋理滿內州人師事吉野日藏有節操徃醫家服陰委藥自此於色境永絕想專誦法華靈瑞甚多隱而不語滿在一檀信家讀經數歲一日宅主從戶隙見滿讀經一軸了置几上又取一軸而讀先軸自踊高尺餘自卷至

標紙而居几次餘軸皆然宅主生希有心見
了弁出合掌曰甚希經卷踊上自卷非師之
靈感焉至此乎滿識主曰是幻化耳不可語
從若屬流布我與子絕宅主守約不言滿沒
後始傳滿好利濟於渡口設一小舟自棹度
人或入病宅施藥物不視親疏不望報謝嘗
曰吾若因經王力當生安養願二月十五同
世尊之滅度暮年有小疾果佛涅盤日誦寶
塔品至是名持戒行頭陀者即為疾得無上

居台嶺持法華釈迦放光

佛道句而寂
釋睿桓居台嶺學教觀兼持法華嘗作思惟
初發若僻萬行徒施當發圓教大心修實相
妙行誘引六道衆生悟入一實知見我見近
來行人或營外相苦行不作內心觀念或施
依報資財無正報信慧徒感人天果報無階
三乘位次是以率身戒律午後厨不起煙科
義定心相應誦經繞涉散念雖誦捨數如是
精誦一萬餘部釋迦放光照室普賢摩頂慰

誘如是奇瑞多蔵不語鳥獸掌中受食鬼神隨侍供給臨終手執香爐誦法華端坐而逝

賛曰凡持誦者逢一勝相身心欣悦不自持矜語衆人衒異誇奇満公戒檀信以絶交之語豈其萬頃之量陂乎桓師科義相應捨散取定又為宜也其不語瑞相似同矣二子者持誦之準規乎

成唯識觀昇兜率天

釋眞興 興福寺仲算之徒也精因明世曰成唯識觀 嘗昇兜率天觀慈氏 藤丞相教通聞之常欽慕興於所居道場現覩史宮令丞相瞻禮興之所居曰子嶋一日出歸子嶋鬼魅百餘輩伺路行列似侵忤興問僕曰汝等何所見乎對曰無見興入唯識觀群魅皆仆仆後僕人得見長保五年為維摩講師相國藤道長尤加優禮敕起最勝會講已懐出草屩自著不歸南京棲子島後人貴之不字呼子嶋先徳

行北斗法

釋慶圓姓藤氏播州大守尹文之子也登睿

山師事三昧喜慶粹于密教一時修北斗法
設供物於壇上團欒而繞之至召請印明七
星降壇各著圓供之列蓋本軌者方壇也圓
壇始于圓也長和二年爲僧正其冬轉大文
領座主寛仁三年七月二十一日卒歳七十
五

賛曰大哉吾佛之設化也或密或顯其則不
遠濁出五濁之下土空居遊空之上界漫没
畛畦矣自他視率陀方圓換曼荼二子者善

相羊 後漢馮衍賦乘翠雲而相佯注逍遥也亦作羊 楚辭聊逍遥以相羊 文選漢武帝賦惟幼眇之相羊 師古曰猶翱翔也

孰柯乎
釋餘慶筑州早良人也遊一山谷遙聞鐘聲
尋至其所禪房幽邃一比丘讀法華年三十
許慶相羊庭隅比丘停經揖慶上堂晤語慶
問曰年幾乎對曰一百余慶歡其終比丘乃
誦至安樂行品天諸童子以爲給使之句二
童忽降一人持供之一人把蓋比丘分供爲二
一分自喫一分與慶慶嘗之其味甚美非人
間有也已而告辭比丘曰此地常人不至今

日歘語爲幸甚慶曰失路多幸到於聖境欲傳此事以何爲驗經傍曲几願見頒焉比丘有怪色急十童兒出護几慶元歸不動尊持念須臾忽大聖明王現形奪之十童拒之其几中分爲二一半在比丘處一半至慶前慶携而歸慶謁藤太師忽窒也法師入來也臂不便慶問所以患對曰我稚孩時父母相娼母恚捉我投地自爾左臂不順父聞蘊法驗乞見恵乎慶諾於是乎相家子弟奔集見之

比丘俗形而有神通

慶瞋目持誦乃執也臂引之爆然聲出屈伸如右也作禮三拜太師以下莫不嘆伏時人曰彌陀之病明王之醫天元二年補園城長吏四年任法性寺座主慈覺之徒許朝宣爭語在黜爭志永祚之始爲延曆寺座主正曆二年閏二月十八日化年七十三諡智辯慶有四神足勤修勝善慶祚穆筭也

釋睿實專持法華嘗居愛太子山大雪不霽數日無餐取竈土食之其味甘美一夕誦經

白象來現口吐光照草庵晩往鎮西營世務
蠶桑耕穫人不測之或啜酒肉或擐弓矢一
朝向燒魚誦經魚則蘓息赴水放之游泳而
去又負弓矢而出傍人見之蓮花數莖怪近
熟看弓矢也肥州刺史譖實掠家財實不拒
後日妻有病而狂醫巫不効家人曰實師誦
經必有感應願屈之守嗔曰彼比丘破戒在
家豈得感驗乎左右蒋气守曰汝等自呼我
不敢也家人來請實曰我不知佛法何延我

邪家人志堅實不得已而來病婦隔屏而臥
實誦法華未終一軸神人投婦於屏外實前
鞭撻數十見者寒心神人隠去婦起坐身心
輕安刺史頂禮悔謝返所奪財實不受實有
慈行寒冬脫衣與凍者自無服乃啓大箱充
木葉蹲其中持誦如常或途中有沉痾者屎
尿塗漫臭穢難近行人閉目掩鼻而過實看
養而誦經病人多愈焉天祿帝有狂病救實
持念與官使同車入宮路傍有痼疾之人問

絶宛轉實下車看候宮使責曰已奉詔旨何
滯此乎實曰我尊卑平等隨緣救濟又萬乘
之主有恙何山何寺名師碩德不應詔耶無
告病人非我難看不忍過也遂止其所不赴
官

自少年无色犯一指觸女身故以指爲燭并咒枯樹生花葉

○釋定照姓藤氏京師人學法相仁斆受密灌
寬空自少年無色犯嘗曰少時一指觸女身
我此形骸一指爲染餘無不清淨即以指爲
燭供養三寶發露懺悔照住山階寺一乘院

有橘樹自然枯瘁寺衆欲斬去照誦大佛頂
咒加之其日生萌芽過數日枝葉滋茂漸生
花果倍前時其橘樹今猶在焉常誦法華適
從南京赴上都到淀河暴風俄來波濤怒鼓
舟人曰舩當漂覆照不恐時天童十人自河
中出手捧照舟不從水波漸著岸上十童即
沒河兩岸見者嘆未曾有照曰十童者十羅
刹女也又供不動尊尊屢現形語話照賑道
福東寺興福之長務皆所歷任也永觀元年

三月二十一日臨寂誦藥王品至於此命終
即往安樂世界乃至眼根見七百萬二千億
那由佗恒河沙等諸佛如來句三誦已語門
人曰我屍莫燒縱爲枯骨猶誦法華饒益一
切語畢結定印端坐而滅門人隨遺命其墓
果有誦經聲文聞振鈴云

○播州書寫開山

釋性空平安城人大中大夫橘善根之子也
母源氏諸兄皆産難乃孕室時母欲食毒藥壞
胎而及誕殆不覺出胎之時拳右手而不開
父母強啓之有一枚針生三日忽失所在父
母愁求在庭花叢中安坐從幼至老面有微
笑姿絕不麁言十歲持妙法華年三十六出
家尋人跡不至鳥音不聞之深山乃往日州
霧嶋結廬而居或隔數日而食或不食而歷
旬或夢中受美膳覺後肚裏能飽余味在口
或從經卷內忽爾精白粳迸散或糉餅出其
味非常比或夢人送餐覺必有餽是以雖苦
行絕食身體肥滑光彩過人或寒夜弊衣皮

廬如永忍寒誦經忽從菴上垂縣覆身居四
歳移住筑前州背振山一日誦法華見童數
人年可十五六來左右同誦容皃奇麗音韵
清雅空在書寫一夕夢金剛薩埵授兩部密
教覺能記持適睿嶽薦上人來山空說夢事
薦公聞已流淚曰兩界印明不違一事但有
一印異予之軌然夢授甚詳恐軌之誤乎先
是空未聞密法人傳爲異增賀法師在多武
峯求上紙空送之賀歎曰空公者其淨六根

與神童二人一日乙二曰若侍左右凡有使
令先意能辨乙童擧同役而斃空呵驅去童
雖悲泣悔許遂不許初永延二年化人來告
曰播州有山曰書寫是鷲嶺之一峰也居此
者發菩提心得六根淨空至彼山結菴西洞
茅薦爲席紙楮爲衣山禽野獸無機自馴漸
創精藍號圓教寺空於山中每歳三九月轉
妙經爲州民之福偶因事二年闕典春三月
空如廁長尾靈禽居傍樹鳴曰春秋誦缺二

年會讀誦還勸一乗經空書鳥吟告衆復會
天禄上皇使華入山堅卧不起長保四年寛
和上皇入山幸盧敎延源闍梨圖空像并記
行業下彩筆時山動地震上皇大驚扈從皆
畏空曰勿恐也見貧道故有地動像成亦當
震畫畢山川大震上皇下地禮空寛弘四年
三月十三日誦法華而卒年八十空身無幾
風胸間雕彌陀像能知他心所止之處緇白
成市施利如雲見形聞聲之輩皆作遺佛想

持法華
往兜率
内院

檀信送食使者或觸之能知而不飡或善人
來謁預設牀坐不善人至先逃山鼇異迹甚
多不遑備載
釋平忍者尊意之徒也性潔白不染俗瓦器
爲鉢麻衣外無餘服專持法華無佗業年八
十餘一日白意曰今日往兜率內院故來告
辭言已起去意謂弟子信賢曰忍之言可怪
恐有病乎送藥石訊之使者復命曰忍已逝
意公嘆異臨終告門人曰大虛之中有妓樂

持法華夢普賢乗白象立

汝等聞否兜率天迎我也言已氣絶天慶元年也

釋蓮防睿山慈念之門人也性素潔清苦勤勵有密學持法華修法靈感人被勝利結夏於江文山張大笠爲鍚拂平石爲床晝夜不臥數日不食或只菜蔬又去鹽味專誦法華修懺悔夢普賢乗白象對立毗沙門天善言慰諭役時手把經卷而逝

釋寂源左僕射雅信之子也俗名時信以門業早上羽林儀厭世相從他上皇慶學顯密之教長和二年入太原山創勝林院六時行道一日毗沙門天執蓋隨後其天降之室今猶存臨終之時紫雲垂布床上云

永延帝窮冬求梅子夜向樹持念有実

賛曰慶實照空者可謂神異無方矣然實之下車也照之然指也誰敢嬰其慈進之鋒哉源防之感天神忍師之昇內宮者機軸同矣

釋勝筭姓滋野氏洛城人十四出家學台教一日官中與攝川源信對論筭屢滯澁返睿

山白其師曰願拾顯入密師諾之修練精苦
早得靈應永延帝不豫膳職已廢時窮冬帝
求梅子天下競索而不得算居修學院庭有
梅樹夜向樹持念翌旦告人曰汝看庭梅有
實乎使者到梅邊適大雪覆埋枝條皆没歸
報事算曰拂雪見之使者如教果一枝纍然
宛如初隻折獻宮君臣嘆嗟帝嘗一兩顆
病立差皇后上東門院狂疾召算加持神人於寝
上梁間縛靈靈呼聲震宮中后乃愈公主

娟子長暦帝女下嫁源僕射俊房有狂病微
服詣房乞加護中夜呼曰救我救我有龍加
劔我頂童又以繩縛我侍女驚懼翌晨狂息
藤相國道長長子頼通病狂相國令如修學
院求法救中途氣絶猶昇入院相國尋駕來
哀懇甚切算以自膝爲屍枕持誦須臾忽蘇
息相國大悅起禮三拜源信之妹安養尼狂
病頓殂信舉屍乞法救算持念護身尼便蘇
信不任感喜三起拜算算笑曰昔年宮論之

恨今已消矣信又笑謝播州刺史佐公行徵
時從筭游一日語曰我得一牧足矣恨無由
也筭曰待之不晩耳不幾得播依是佐氏建
修學院報焉永延帝上爲官寺正曆三年補
園城寺長吏寛弘八年十月二十九日滅年
七十三病中賜號智觀
賛曰學者之稟業也愼所擇耳不然勞而功
寡矣智觀可謂好擇矣若不擇豈屈佐公之
膝邪將又以憤激乎昧者遭加已若懷毒害

山王曰表
三辞卽一

焉不即屈焉觀也因一踏擇而激後學之式
也予遊修學院一龐眉指庭樹曰是靈梅也
予附而見苔痕封㬥從根至枝時冬仲無葉
不辨何樹剔苔爪枝始知焉其地睿山西麓
冱陰甚諸樹又封苔會微雪霏霏點綴枝枝
因而憶埋條之事眷眷繞樹如對筭師人去
而境留境亦人也况梅之靈乎
○釋行圓姓源氏通議大夫國舉之子也初圓
已冠爲進士名國輔隨父赴州有嬖妾留在

都下國輔繫戀央央二一日潸歸問安或曰近
聞其人病無看養不知已終不國輔尋求往
野其屍脹爛不可見也國輔不還家即入園
城寺剃落遊智静心學之二門以故精修學
修如意輪觀自在供大悲尊現身放光常與
山王明神清談明神曰我名山王公委之乎
表三諦即一也山字竪三畫者空假中也横
一畫是即一也王字横三畫者三諦也竪一
畫又一也二字三畫而有一貫之象故我立

爲號也一心三觀一念三千亦復如是是以
我護持台教鎮覆國家我身外無名名外無
身即身而名即名而身名外無法法外無名
即名而法即法而名身與名法無二無三是
名一乘我名義也

創大原來迎院并声明

○釋良忍尾州富田人也登睿山聞台教於良
賀稟密灌于永意承德之始隱棲大原山創
來迎院爲基趾作結界法鬼魅相語曰師之
法力雖驅逐我等法末之時我等當又歸止

時忍親聞焉待賢皇后宮人有問道於忍者
常常來院一日未通謁先態殿陛自思言我
是婦人屢入精藍惡少之者恐貽疑謗不利
吾師我雖慕道切不亦來矣忍在殿内開扉
告曰姊之先思又無妨只願固志於此不亦
美乎宮人自茲思忍之不凡就而薙染法名
法性忍修八字文殊法庭上大石變爲師子
廻旋哮吼一日異人來謁言曰師壽唱融通
念佛乎忍曰何謂對曰廻我所唱融會衆人

衆人之唱又通于我是融通念佛也其功踰
獨稱不可勝計何以故衆生無邊故師願以
此事勸誘四海我又廣倡天神地祇耳忍曰
公誰乎對曰鞍馬寺毗沙門天也語已不見
忍自此常唱融通念佛又作疏博勸四衆天
七十四代鳥羽己丑
仁二年來迎院成忍於此地唱顯密又闢聲
明梵唄天承二年二月一日立年六十一忍
建一宇度大藏經律論名曰如來藏所持彌
陀經時時放光其徒收之置藏中

賛曰妙于萬物陰陽不測是世書之所謂神也吾教受佛救護我法然未聞演出眞理之如山王天王之精微矣此方多言有應化之神恐其然乎又是二子精修之感發也或曰融通之説有據乎余曰般若有隨喜一品龍勝菩薩剖析於智度中化人之言相似同矣

○釋寂禪姓菅野氏平安城人筑州刺史文信之子也仕官至工部員外郎而不樂冠簪存气蘿滌父不聽長和四年年三十上台嶺禮

近江蒲生郡石塔寺阿育大王八万四千舍利塔ゝ一區也

一宿上人誦法華三千餘万部

座主慶圓受戒從慶祚阿闍梨受三部密法後居近州蒲生郡石塔寺阿育王八萬四千舍利塔之一區也治曆三年八月初患風痺至望愈其後日日沐浴二十日命門弟子曰明日浴湯辦于鷄鳴弟子從之便澡浴了跏趺繩床念佛而坐黎明异香盈室弟子窺之如寢而逝茶毗四遠薫郁舊庵及闍維地三日薫不滅

○釋行空世稱一宿上人所居不經兩夜以故

誦法華経一月千部舌迅疾

五畿七道無不行遍隨身之資具三衣猶不全況其餘乎只法華一部而已晝讀六部夜亦爾行旅之間或迷路天童示之渇之時天女與水若病苦天藥自至缺供甘露現前年九十歿鎮西臨終天衣自纏身蓮華承雙足普賢文殊降現摩頂云生平所誦三十餘萬部

釋蓮長長延法師之畏友也天性精勤持妙經非沐浴不解帶晝夜不臥床無枕金峯熊野志賀長谷凡日域之中所有名區無不跡各寓其地誦經千部長脣舌迅疾一月終千部臨終時手把不時蓮華一莖鮮白薰烈傍人問此花從何得答曰是則妙法蓮華也言已而寂手中蓮華忽然不見

釋以圓博士江以言之子也居楞嚴院學顯密得敏悟之譽少壯之年有小病病中一七日暗記法華天喜中數月臥病興福寺圓緣與圓厚時緣在法成寺夢圓披袈裟來前緣

臨終夜蓮華降室

作紙衣爲臨終衣

問比來沉痾已愈乎圓曰今往安養舊好不忘來辟耳語已西飛去翌早緣遣使慰問門人曰此曉已寂緣不任悲感

釋教真居延曆寺業義學兼修念佛三昧臨終夜蓮華降其室繽紛散亂見者八人餘不能看荼毗之地異香不竭者七日

釋經源洛京人也居興福寺學相宗移住小田原練若修密法暮年染微疾二日語門弟子曰三日後我當往即索沐浴次日又浴至三日披自製紙服蓋預裁爲臨終衣也向彌陀像端坐念佛而逝經三日合掌手不傾容貌如生而口右角津液出弟子以布拭之其香薰烈沉檀不可比肩輿至荼毗所其體不傾已而闍維時西方喧聲念佛其響如三十許人徒衆聞之見近地無一人其香浹薰布今尚在舊房年八十四永久年中也

釋慶日平安城人居睿山勤講學涉顯密內外之典晩出本山住攝州菟原郡誦法華修

密供方丈草庵之外無別館經論花器之外
無餘具持齋不鈌亦不食油酒或雨夜出行
前有持炬人後有擎笠者遠人望之走近見
之無炬笠而日獨行遠避炬笠如先或擕紳
車馬之客到菴駢闐村人近見又無人馬遠
聞喧雜之聲如故溘然之時無病誦法華結
定印而逝忽有百千人音悲歎鳴咽村民往
菴所而見雖聞哭聲不見其形時人皆曰炬
笠擕紳及哭泣之人皆是天神諸聖之冥感
也

釋覺勝作州人也居越州坂南阿彌陀院修
密教兼明戒律嬰病七日六時修彌陀法未
嘗缺謂弟子曰我去後荼毗時聖僧群集應
知我生極樂也語已入壇場修供久不出弟
子怪伺之端坐入滅闍維日果客僧七十餘
員不知來處群集會喪衆人嘆異勝之言不
徒矣

一名黒蟲二名華蟲使役

釋佛蓮居安祥寺後移越後之古志郡國上

山三時休浴誦法華供使者倦三湯而逃去
一時二童來曰我等二人能任使令自稱一
名黒齒一名華齒強力勇健負薪汲水三時
湯未嘗缺又拾果設食供給尤勤以故蓮不
知世務離諸緣一心誦經終時安祥而逝二
童過七七日而去

釋維範京兆人涉顯密晩入高野山居南院
嘉保三年二月三日沐浴淨衣結定印唱彌
陀而寂年八十六遺命曰我死不須荼毗待
小祥啓棺見之門人如命殯小廟室至期諸
徒開棺支體儼然爪髮俱長初有信明亦居
高野常閉菴門專修禪觀範入寂日室中有
聲曰南院範公取滅度明遣人問之果然

釋暹覺姓壬生氏豐之後州人性悍勇少爲
草賊承保二年幡然自改祝髮爲沙門承曆
三年結菴和州安部山痛悔前非勤修苦懺
以故午丑一湌纔接氣而已麁布綴衲蔽體
便足學窺顯密儀精篇聚安部之峯爲精修

祈雨 竜王現形

之區者覺之力居多保延六年春受微恙率
衆僧唱佛号瞻仰彌陀目不暫捨端居氣絶
後二十七日印手不亂面色無變遺言埋佛
堂下肉身不壊至今見存年九十一臘六十
六
釋琳賀紀州那賀郡人始止興福寺學法相
精因明後上高野山從良禪闍梨禀密學禪
者明算之神足也賀修學之餘勤干當構伽
藍塔婆多復輪奐久安六年八月十四日入

讀法華感舍利試以鐵鎚擊不碎投水不沉

寂定預造室宇泊然宴坐全身不散建永之
間元暦上皇幸山聞賀之定化枉駕廟室覩
見定軀卿大夫之預扈從者皆合掌感嗟時
去賀殆六十歳或曰賀祈雨善女龍王現形
云
釋戒深尾州賢林寺住侶也五十年餘不出
寺門日夜讀法華又感求舍利一日庭上現
舍利有音如雷色明白深試以鐵鎚擊鐵砧
上砧鎚倶陥而不碎又投水不沉深歡喜供

生平誦法華死後有誦經声

養刻佛像安其中命終時向此像端坐結印稱彌陀而寂數日後身不爛壞趺坐儼然洲人哀惜建廟閟之

閟音秘閉也

釋圓乂台山西塔院聖乂之門人也九歳登睿峯勤習學移居楞嚴院誦法華音聲和雅聞者感激晩入愛太子山住南星峯修無緣三昧行六時懺終焉日誦經而逝歛其屍幽谷毎至黃昏有誦經音平時之聲不少改四十九日後不聞

鎡者鈍也

釋行仙從靜道法師學密教旁修念佛三昧不必念號專凝想觀居上野之山上性不莊飾或請唱導會新山中便腰鎡斧赴檀家人貴其樸素凡嚫物不取又不辭只隨處恣人受用弘安元年秋受微恙端坐如入定而化時慶雲挂菴前竹宛如爆紫衣又奇樂異香充滿天外闍毗後得舍利其灰色紫而香仙先年預書臨終月日潛置篋底其徒滅後勘行李始得其書相顧益戀遺德

弘法大師九世之孫

賛曰死不容僞矣我法切於此也然宕密偏念之者曰入三摩耶而已負願力而已雖狂吽顛死而無害矣是怠慢戒緩之言也豈吾佛之教哉今此十數師無慢緩之弊而不容僞者其已恥著矣就中留肉身感異人者清廟之瑟朱絃䟽越乎

釋性信長和帝第四子母羽林大將軍濟時之女也皇后夢梵僧來曰我託宿后胎而後有身懷孕之間口絶葷膻寛弘二年八月一日生時神光盈空處幼稚佗如巨人長和六年帝昇遐哀毀踰禮寛仁二年年十四師仁和寺濟信出家乃往東大寺受具足戒治安三年年十九入觀音院傳法灌頂弘法大師九世之嫡孫也信性敏頴兼乗支學至梵字悉曇無不洞曉文耐勤苦或辟穀而度日或不解帶經年延久四年皇太子患疱瘡愈後面有瘢太子甚耻令信修藥師法太子夢一沙門從仁和寺來以香水灑顏覺無面瘢

瘢 玉云薄官切瘡痕也

承暦二年修大乗會于法勝寺上廻翠華其儀至今不絶初萬壽二年信爲灌頂阿闍梨軌支嚴肅濟信法師不耐喜躍自起執寶蓋隨後密灌之時師爲弟子擎蓋自此始承暦元年十二月十八日法勝寺成撰名德爲落慶導師信中選文詔主寺務永保三年於別宮修孔雀經法勅信加特進僧階始於信應德二年九月二十七日唱彌陀端居而化年八十一荼毗帶不灰信神異多得法衣片段

小兒死而三日加持蘇生

預念珠顆數者止痼痾醒狂瘂又以生食與狂病者皆得差

釋覺法承保帝之子也初法母爲宮人已有身後適富家相國及法之生奏之帝曰未知肖誰也少長岐嶷帝收爲王子乃賜仁和寺寬助禀密法習學有名帝一日宣助曰將小比丘來助即伴法入宮帝出密乘一秘尊像愼曰朕求小比丘慶讃耳助作色法自若乃昇座演讃詞音流暢羣臣嘆伏帝曰始朕疑

法全信眞子也又欽助之提誨耳一時如金
剛峯寺次紀州或新搆旅舍延法入中請待
甚厚法佐問之舍主垂淚曰遠聞德風近佇
來儀我有小兒死已三日不堪悲哀忝望法
救不知得不即袖出小屍鳴咽而慟法曰直
饒小恙尚不能焉況逝經日乎舍主告懇法
不得已持念者久其見忽吐氣而蘇朝野相
傳嗟異仁平三年十二月六日化
賛曰富貴學道難金口之吐演也故東阿覺

誦法華
得六根
淨

陵之英不出塵域而已吾門鮮矣纔抱持龍
湖耳然一者婦人也才之難如彼矣獨我國
也如寂擅美於先信法揭德於後相次間出
多矣其不難者何哉嗚呼剎利之種又或有
差乎
釋來燈周州六嶋郡人苦修練行持戒慈悲
誦法華每日三十餘部眼耳通利見聞數十
里世曰得六根淨死時年一百四十餘歲顏
見如三十許人云

釋叡好三昧和尚之門人也與横川勝行結友遊歴諸勝地到肥前之肥御崎此地日域西南之隅奇石異木邁佗所古老傳曰觀音地蔵來應之區也好行暫駐錫一夕端正童女至語話其音清麗久而不見所去又清晨一沙門來亦不知從來自茲二人絶鹽穀精修過七日已第八之朝小艇泛海面漸近管絃齊作好行怪之熟聞其絃歌皆偈讃也好感嗟聽受行聞絲竹不聞偈

釋仁鏡南京人父母祈伽藍神曰若得男子捨為佛子即有胎九歳投東大寺習敎法長精戒律午盂不重沾一時隻深山練行香火滅忽有持火人雖見手臂不見全體或深夜灌嗽瓶無水欲掬溪谷瓶水自盈如是之事九旬數十晩年尋求勝地聞愛太子山者地蔵龍樹攝化之地不下唐之五臺峨嵋徙居大鷲峯晝夜讀妙經六時修懺紙衣葛裘恬度寒燠一粥動經三四日或煮茶之外又無

鐉苦修積功勝相現前師子白象來馴護法
神顯形侍奉年一百二十七歳
釋良筭東關人也性勇健雖染後永絶穀塩
只食淡菜誦法華無佗業常居深山絶蹔不
徃來聚落荷葉木皮爲上衣塚間樹下充勝
場常言身是水沫命如朝露若愛護之甚爲
至愚況五陰假舍四倒惡鬼常居其中欺誑
我心能作衆罪我何爲邪鬼保祐乎是故不
惜身命苦修精練文上金峰山住薢嶽數十
年持法華鬼神始現可畏形筭不怖後以果
蓏爲供猛獸毒蛇皆悉馴伏一時天女端嚴
姝好遶筭三帀頭面作禮而去筭與人語口
尚誦經雖瞋目眠經音不絶臨終時面有喜
氣或問上人嗔毀譽不動今何見乎荅曰生
平孤露今受榮爵不亦説乎問者曰榮爵何
荅曰捨塵勞垢穢之體昇金剛妙淨之階豈
非榮爵乎語已而逝
釋玄常姓平氏上都人也出家於睿山持法

華兼有慧解後移播州雪彦山紙褚木皮以
充衣雨降日照不著笠雖遠遊不著鞋持齋
不缺或時時絶食不解衣帶不設卧具遇人
必拜見鳥獸屈膝或曰實之一栗子經一百日
或以柚百顆爲一冬粮能知他心吉凶禍福
豫言皆中臨終先別諸友曰今日以後淨剎
相見乃歸山中誦法華而終

○釋清海身長七尺餘少好武材力過人後棄
弓矢居興福寺一時徒有戰爭海已擐甲又

自思言我昔從事於此中捐之入佛家今我
又復先業豈我素乎便入越勝寺精勤苦練
一日香煙之中彌陀像現其長五六寸海不
耐感喜便取像奉安今尚在焉

○釋重怡伯州人也住台嶺學顯密後移鞍馬
寺寺後有字安丈六彌陀像怡占居於此行
年五十不出山門修兩界供者六年矣又自
大治二年三月至保延六年八月十四年以
小豆爲筭唱彌陀號二百八十七斛六斗又

以一筥貯蓮子木槵子置佛前勸來詣人稱佛號傍設几案筆硯自記其數凡三千五百五十七斛九月有小恙預知命期沐浴新衣與弟子等問荅演法左手持五鈷杵右手持念珠向西命終年六十六

賛曰昔修者除障之媒也吾門尤加意焉故先佛雪山六歲單麻隻麥頂巣膝蘆貽規於我也六子者殆庶乎如怡之槵豆也世之持念者雖優波尼殺曇分不及其一邪

元亨釋書巻第十一

元亨釋書卷第十二

濟北沙門　師錬　撰

感進四之四

園城寺行尊　寂福寺延朗

安部山慶圓　三輪山常觀

性蓮法師　三井寺齊遠

海部峯廣恩　蓮藏法師

持法法師　法蓮法師

忍行五

興福寺賢憬　　仁耀法師
睿山慧亮　　三井證空
户隠山長明　　釋迦院文豪
慈光寺延救　　無動寺仙命
撈嚴院信敬　　蓮照法師
那智山應照　　春朝法師
修禪寺永助　　三井叡効

○釋行尊諫議大夫源基平之子也年十二投三井明行出家性好頭陀十七潜出園城渉跋名山靈區適行山路日晩獨臥嵓間於時一童子俄來與枕文到河岸無舡不得渡童子忽撐舟來已著岸童舟共失麗景殿妃長暦帝之嬖尊之養母也染邪疾尊呪柑一顆獻之妃嘗之病立愈櫃口齋宮公主延久帝之女受妖病敕尊加持尊裝少女令移魅焉公主即痊而失魅女大索五日遂不得尊持念焉偶宮殿藻井之上有嚏聲尊曰怪也便令護法神取之藻井破鏬纔寸餘魅女自鏬

嚏 丁計切 噴鼻也
鏬 呼嫁切 裂也

隙出下君臣惟嗟永久元年九月上患腰起
居不便宜尊持念尊侍傍讀千手大悲經已
奏曰試授御手帝垂臂尊持之杖起玉體無
恙有宮人被妖魅斷其髮上勅尊加持尊又
飾幼婦持念其女懷中出小刀曰或令我執
此刀切彼髮耳蓋宮人相妬為巫蠱也尊曰
續髮焉女曰難矣尊曰汝已魼斷豈不能續
乎威怒甚厲少女以手結髮莖莖如元無復
瑕類又弋人藤氏有狂疾其魅託稚女喚故

紙數十幅宛如羊焉或試以尊之墨跡與之
女縮手惶怖野別刺史平師季妻邪疾不愈
經年乞憐於尊尊送袈裟曰病時覆體如教
病愈而左右手不持尊呪桃子令咲其手尋
差永久四年補園城長吏保安四年任延暦
寺座主長承三年勅為衆僧上座尊居三井
平等院初至越海之濱宿一家家女有病適
亡父母就尊乞命尊坐屍側護身亡女忽蘇
父母大悦覲尊以其地越之厨浦是也見今

尚爲院莊焉
釋延朗姓源氏但州養父郡人大將軍義家四世之孫也父義信母平氏生有奇相頂尖出似肉髻目有重瞳父鍾愛焉累世珍甲秘仗皆委焉兒雖受重寄無居俗志自喪二親潛往郡之比曾寺讀釋典年十四投園城永證學台教翌歳出家十八歸比曾之舊院專讀法華二十九歳從睿山東塔山王院觀嚴受兩部灌頂又就養全阿闍梨稟密印灌頂

平治元年大僕卿源義朝與金吾大將軍藤信頼取官誅於時都督長吏平清盛率官軍圍朗坊曰師與源寇爲近屬又相黨乎實聞源家器仗皆委朗欲奪之便放兵掠捕朗欲不免一心誦法華於時端正天童自空降來曰我令諸兵士皆熱瞻師早逃去朗奔出官兵數百眠而不知自茲歷諸靈區到奧州松島宿一古寺廢頽甚久無人清旦里人捧珍膳而至問其故對曰今夜夢或告曰貴人寓

廢寺子等盡餉焉故我獻供耳丹州官吏盛
則渾家染時疾二女已死徒僕皆臥相語曰
非朗公加持我等不起貇乞朗曰我聞子之
屬好畋獵以故受癘苦耳汝等若止狩捕我
可施徵効盛則則作誓付朗朗以香水灑生
飯與之諸病人啜之皆愈二女已亡三日灑
香水而蘓語曰羅刹二人追我姉妹過嶮山
至一所宮殿高廣從樓門入庭上繫數百罪
人時一童子白冥司曰閻浮提日本國延朗

上人加此二女願赦還本土於是玉冠之人
低頭曰日本國持妙蓮華者延朗師之事不
可違也童子率我二女出曠野告曰汝等罪
障深便來此而朗師德威令汝等早歸耳汝
等返本國歸佛乘奉朗公我等二人向野南
行而蘓松尾神主相賴患眼病已而盲許朗
曰我罹宿累已失兩明然歸師者久豈無方
便朗曰汝若隨我言試効徵應神主曰我已
卿言歸者久矣況仍之言豈有戾乎朗曰子

之五鷹一時放去乎神主便命其子頼康講
五鷹來石室前皆盡放去朗持念者須臾應
時舎利出現朗便令頼康藏神殿乃語神主
曰伱目早愈神主兩眼見物如故建久七年
七月雷折松尾祠後大杉其木覆神殿欲斬
之其杖大難制恐壓神殿若不伐異時小風
雨又自壓倒神宮與朗議朗曰莫慮早伐又
杉中有奇事耳已而加斧其杉如相避仆殿
側於是乎杉中忽迸出一漆塔其内又有銅

塔盛舎利神官見之益信朗言便於祠之南
建三層塔安之池側有大石白髮老人常坐
其上朗問何人屢來此對曰松尾明神也擁
護師法又聽師誦法華故數來耳又我奉師
給使者二人以是爲信言已不見朗謂徒曰
二鳥來馴子等莫怪果如神言其石今尚在
焉爾來二鳥外餘羽不入寺石室之前有一
竿竹朗常愛洗都人有與朗善者適見之不
知朗之所愛乃斬之朗尋而見曰夫竹者虛

心而便空觀也故我約爲歳寒交誰矣之乎
其日斬竹者携兒來也兒游戲池亭俄作氣
絶昇詣朗所朗持念兒稍蘇謂曰童子自石
室出手執杖曰汝父斬上人竹故我罰汝耳
以杖打我我故死也今受師救護亦活也丹
州海濱有神祠巫祝事釣漁一時大祝有病
俄亡聞朗之感應諸祝來乞法護朗持念加
持大祝便蘇於是乎闔家相謀曰朗師於世
賊無敢我等將如何朗聞之曰有一事聽我

乎祝曰師之靈息豈有乖乎朗曰願祠前海
壖數里禁釣屠此事雖吾願又汝等之福田
也巫祝聽朗立四至而放生朗又報神創三
十講法會每歳修之其後一州助喜爲大會
於今轉盛安元二年移松尾山南寂福寺朗
穿大池建殿其上檀信四來荷鍬钁施巧力
朗語曰鑿三尺靈寶出得之者子孫富檀越
源康俊聞之信受加力搖焉果得一面古鏡
康俊及衆人嚮朗言之不食也康俊遂累巨

萬一日瀨人来啓曰夙障重受奇疾願師道力救我困厄朗起慈心便於浴室傍親自洗濯數日後眉毛漸生膚體鮮滑源廷尉義經以波刈篠村庄為朗衣盂資朗拒焉廷尉強之不得已而受然不課税先免三年租後或有輸者朗曰衆民之中若唱一萬彌陀之號免一石之租以故民家殷富戴朗恩惠越後刈有平資長將軍維茂之胤也家世雄武亦自負焉一日謁朗令僕持大弓長矢朗心怪

疑語曰壯哉子之器仗也試彎架看資長乃引弓其矢餘一握（國俗量箭以手握簳爲準蓋一握者四指也）朗指其餘曰是處誰箭乎資長醜然不言逡巡而出朗語人曰資長矯修借其器仗恐有不終耳壽永之間源義仲擧義兵應官軍資長黨平氏拒義仲中夜空中有聲曰資長與逆賊罪不赦資長聞之身體不能動至曉而亡朗之機鑒類之承元元年冬謂門弟子曰我當與世尊同歲今年七十八來年其歸寂乎

我滅後山西高峯光明出其所我墓也汝等
知之至除白入道場閉戸斷食轉經念誦明
年正月四日五更啓扉出告諸徒曰我住世
只八九日而已十二月夜端坐向西結八字
印唱三佛號吉祥而逝天樂妙花瑞雲奇香
石室内外薰露散響西峯果有光諸徒立塔
其地焉

○釋慶圓鎮西人也初止和州安部練若適亡
一徒見九相變固心眞諦自此事抖擻晩居

吉野龍門寺親書大般若華嚴大集大品法
華涅槃等經幷台教玄義止觀文句及眞言
諸儀軌等多武峯有方等法侶數月狂疾不
差迎圓加護圓已入房等努目瞰圓乃取火
著燒爐中手弄之圓軟語慰誘授菩薩戒等
微笑曰我燒火筋且欲爇師耳聞侶誦戒我
心已降圓曰公誰乎等曰我是覺鍐也此等
法師誣我曰即身成佛之印言者鍐始作之
殊不知三國相承兩部秘奧之印明也我只

欲言此事囑託等耳非鬼魅之類矣圓曰幸
甚今逢名德得聞未聞清談良久等病即痊
圓詣八幡神祠近祠一女立家門悲泣歔欷
圓憐問之荅曰去夜我母逝我寡不能舉喪
是以泣耳圓愍女言中夜負屍葬千野又謂
神忌穢不可近也其夜宿馬場小舍持念回
施五更一男子来曰無緣悲葬我歡之厚有
何忌諱速來晤語圓大異乃與男子至祠前
於時天未曙人人皆眠圓思男子異人溥諮

法義男子一一荅釋明白又曰我本身者釋
迦文佛也言已不見後圓見弘法大師親畫
神體始定神感圓屏居室生山一千日還過
河橋忽貴婦人至儀服甚靚而不露面啓曰
願授即身成佛印明圓曰姉誰人乎授受之
間必稱名字我思聞之女即稱曰善女龍也
圓付印明女曰過去七佛傳受皆然亦無違
錯圓曰我欲見女顏荅曰我形可畏人不可
見而尊旨難忤豈可已哉便騰空中出右手

小指其爪長丈餘放五色光倏忽隱沒圓供
舍利一千日散日壇上及花瓶皆出舍利凡
千餘粒諸徒分持焉貞應二年正月二十七
日結印誦咒曰我口中甚甘如含甘露言已
寂年八十四預三日言死期荼毗後其地有
光大如蓋徒衆不知以為光在其明松葉可
數明朝相尋識荼毗之所初和州有堯信者
受狂疾凡有加持慢罵揮斥其父屈圓乞救
圓到彼信恭敬作禮曰比來陋比丘賤巫覡

厲聲呼號故我行慢罵耳今值高德又幸也
願辟左右通我夙志圓去看病者信曰我先
世欲灌頂不遂而亡餘執不竭受生鬼趣而
法力所感尚有神威亦無苦報願垂悲救受
與密灌圓曰公何人乎名字為誰信憮然有
耻容圓曰已乞授受豈隠名乎信良久曰我
是中院僧都某也圓乃授灌頂信歡喜合掌
曰宿望已足不久居此不知深恩以何酬乎
圓曰我世心已灰餘何言乎而有一於此自

古碩師宿德臨終或遭魔撓子稱威神有意
乎信曰我徒神力之者三百有餘伺人死作
嬈害我誡其不敢爲也言已信病愈圍臨亡
無少撓豈信之靈受言與圍耐勤修一日之
課五六人相分作之而不及也其護摩者至
臨終先日云

贊曰慧難知矣進易見矣難何解也易何感
也是以慧者不必無感焉進者不必無解焉
今之所傳者易者乎其難者諸師之蘊也學
者思之乎

○釋常觀止和州三輪縣修密教有慈行嘗詣
吉野神祠路有稚子兩三輩相對而泣觀見
其幼而哀慟怪問其尤長者女子年十二三
許荅曰我等新喪母父遠去未歸母病時疾
里人懼諱而不弔我幼婦人諸弟益弱不知
所以喪故聚哭耳觀聞之悲謂我今業詣神
祠神甚諱死穢然我寧廢此行不忍避此喪
也吉野之詣其又可改創未晚耳便葬道野

欲還三輪然身俄強梗不能動乃自思而言
我已約神中途犯穢而歸神其尤我乎又思
我行悲救不邪倦也神豈多忤哉試向吉野
而進體無妨矣復思我已無恙乎猶赴三輪
身如前不得已行吉野既而近神祠尚不敢
通憩一樹下而持念時有巫狂舞而出遙看
觀曰彼比丘來此乎觀聞之以爲我觸忌而
來神又知之耳悚慄悔來巫漸近曰奉待者
久何暮乎我不忌諱只責師慈濟耳巫乃去

袖引到殿前觀感泣而歸
釋性蓮有至孝國俗以亡人骨瘞高野山蓋
伴弘法大師龍華三會之大定也蓮携母骨
赴高野路次尾州熱田神祠神宮多忌諱蓮
不得宿便寓神祠南門側蓮知神忌觸故又
不敢近祠也其夜大祝夢神官偉儀告曰神
寄語於祝我今有高賓乞君致珍饗詰旦使
使者檢祠中無人門側只蓮一人而已祝延
蓮蓮告觸事祝曰我夢受神託知神之不忌

師也乃供盛饌送著紀列
贊曰淫祀多忌諱矣巫祝之者或矯大神焉
而大神又或有之蓋令斯民絜肅三業矣夫
塵世之人紛紛擾擾無須臾階于道矣廢使
嚮我之間少有復焉是所以大神忌諱之立
也豈尋常淫祠之謂哉今見觀蓮之事益證
我言之不削矣戲乎神也達乎
釋脩遠周列人居東寺後歸故國住玖河郡
三井寺其地觀世音靈場也遠誦法華供香

花有年矣一冬大雪不晴人迹已滅遍十數
日遠耐飢寒誦供不輟會一狼來庭殺鹿而
去遠煮鹿喫誦供如先雪霽里人來訪思遠
飢死尚能熟烹揭鍋見之柏葉耳里人問何
煎柏葉遠見肉變柏得未曾有具説本事里
人嘆曰觀音慈力妙經威力并師修力有此
靈應然後見觀音像腰股受切削乃知猪鹿
皆大悲變化之作用也遠迩聞見皆生淨信
釋廣恩居吉野山海部峯寺志意精勤晝夜

誦經王暮年沉痾瘦極不能起弟子勸曰師病甚重不治恐入死門如來許病比丘食肉願得藥魚充治膳恩不聽弟子乞甚勤恩不能拒便令童子行市買八尾魚中路逢俗輩見童知是恩之役問曰櫃中何物童保恩故俄答曰妙法華也俗見櫃外魚汁流出又有臭氣語童曰汝所荷者魚耳何言妙經童曰已是妙經何曰魚乎俗思童僞相議稍人中開櫃辱之既而擬櫃童子中心誓曰我師多

歳淨業今罹困病爲藥買魚非耽味也俗輩若見魚非貽師羞恐得謗罪況妙法華我師之所持也願魚變成經令避耻過俗輩啓櫃妙經八軸而已相顧弃去獨作疑地者趁童子跡屏寺院伺聽童向恩述此事恩生希有心不食其魚俗側聞跳出恩前五體投地悔謝曰雖是實魚依師道力變作經卷然我愚癡故起疑猜自今厚結檀信之交矣

賛曰心之有慕也猶古之有嗜嗜慕雙忘眞

解脱也我復思遠之事栢葉者無味也蓮華者法味也豈二子之羗次乎世只取于靈感者淺而已矣

○釋蓮藏居大安寺持法華有法嚴者住同寺持華嚴二人移雲別相去不遠各占庵所持二經者二十年法嚴日食不給常患之神人語曰我爲師毎日送供願不爲慮也嚴悦自茲日日食時神捧美饌而至嚴以爲藏不如也一日語神曰明日送二分我餉藏師神承命而退翌朝呼藏曰我有美食思分子藏至食時供神不來二人相待至晡不得已藏歸房神乃擎供而至嚴嗔曰何晩神曰我早臨此會梵釋四王大威德神護藏師故是庵上四方空中圍繞充滿我小神不得近傍今諸天已去故我持來嚴聽神言自擎神供詣藏語之懺説先志

○釋持法專持法華故立爲名也亦有誦金剛般若者自号持金二人住一山相去半里各

結草廬守戒律勤持誦持金比丘不待乞求
齋食自然晨饗午飯菜蔬茶果悉皆備足持
法比丘齋厨不給于檀越事分衛持金起憍
誇心而作是念我持誦專注經法又優故諸
天善神送供不乏彼持法者持念散怠經法
又劣是所以汲汲行丐也一時法之童子來
金誇以天供事又曰汝師如何童曰我師無
感依人作活耳童歸白師法笑而已次日持
金天供不至乃至二三日金作大驚怪於般

若須菩提屢生悅恨夢白眉清癯一僧謂金
曰汝雖誦金剛未足得法利何横生怨恨乎
金白曰多時送供爲誰僧曰持法比丘憐汝
故使十羅刹女每日送生耳汝不知之返生
憍慠於法耶金覺後知老僧是須菩提也抱
大慚耻乃詣法庵禮拜悔謝説夢事又曰多
時見惠甚爲大賜而數日不送何耶法笑曰
比來適忘出生耳自今後不敢忘也翌朝金
之供如前日金益傾伏云

賛曰予見慈恩南山之事與此相似雖佗方異人亦相並比何哉蓋介勝負彼我於懐者動有此等之怪耻是又神靈矯其操履也非經法之崇庳矣

釋法蓮奥州人居興福寺後歸鄉持法華同郡人有光勝者住元興寺業最勝王經勝亦反里持經益勤二居密邇道交和睦勝語蓮曰兄捨法華持最勝所以者何此經一切經中最為第一故題云最勝王是以朝廷建御齋會講論此經護持國家乃至諸州往往講説此經以為勝業所謂藥師寺最勝會等是也一人所崇萬民所仰理趣深妙效感迅疾兄早棄彼就此蓮曰一佛所説那典不貴久持妙經不忍唐捐勝黙而止然時時挑之蓮不介焉春時勝語蓮曰我等各有齋田今歲田中不下種子不須耕耘以經威靈能令豐稔臨西收時視穀多少取經優劣兄若不如願改所業蓮許諾乃分田畝相齊而誓經春

入復勝之田苗秀滋茂蓮之畝草莱蘗蕪牛
罵徑踐未有一莖秧也村里皆輕蓮重勝盂
秋之始蓮畝中生一莖瓠枝蔓布濩盡田之
畦畛過三二日乃花乃實一一瓢大如甕罌
罌倒偃充塞田中蓮破一瓢盈中純是白粳
粒米精長以斗量之過五及六蓮先供經王
次施隣里緇徒又送于勝勝信伏嘆愧趨蓮
處作禮悔過蓮告境內普施瓢米遠近競取
隨取隨長至窮臘而歇聞見傳語稱爲異迹

贊曰蓮勝之事迹偉特也而世以經言優劣
者大惑也昔宋國持涅槃金剛者二人俄士
閻王嚴飾金座坐金剛之持者又以銀坐居
涅槃者二人在世又相善涅槃者思而言大
經四十軸我日課必終之金剛者一小經彼
誦不過數卷閻王待人亦有偏乎王知之曰
持誦貴專心不在多寡師讀大經貪多不精
彼誦金剛卷少易專是以座自分金銀耳今
二子之事相似而同矣勝以感應視經持而

不醇者乎況畜輸贏于其胸乎是所以其不如蓮也不必經之尊卑矣蓮之不介者其呑勝而不蔕芥乎以故一匏終歳四來不計鳴呼無作之妙用與

忍行五

東大寺戒壇成鑑眞行羯磨法賢憬爲受者是本朝登壇受戒之始也

○釋賢憬世姓荒田氏尾州人也妙年出家受唯識于興福寺宣教天平勝寶七年東大寺戒壇成鑒眞行羯磨法憬爲受者是本朝登壇受戒之始也性耐苦勵勤修不倦剥皮然指兼有才識延暦十二年朝廷議遷都勅憬見新都平安城地是歳十一月寂壽八十九

○釋仁耀姓石寸氏和州葛木上郡人幼歳羅染姿儀卑矮取侮路人而不以介懷性慈愍餧身蚤虱蚊蜻忍可苦辱遊心眞乗延暦十五年二月卒歳七十五

行大威徳法因此善雄勝那都羅

○釋慧亮睿山圓澄之徒也兼稟慈覺初仁壽帝二皇子爭儲位帝令二皇子歸藝勝者得立兄惟喬弟惟仁藝敵不決乃賭力士相撲

於是乎惟仁有羽林郎將善雄惟喬武衛將軍那都羅羅膂力過善雄惟仁付亮乞法救亮乃修大威德護摩法惟喬又請眞濟闍梨修壇供都下皆知二沙門加二皇子也期日二人角力那都羅身體壯大善雄不及群臣以爲惟仁失也于時惟仁馳使告亮亮即執獨鈷杵擊破頭腦投爐火而供持念須臾忽大威德尊所騎青牛大吼一聲此時宮中善雄得勝惟仁立爲太子貞觀帝是也

晉師ゝ病死　晴明秘符

○釋證空事三井智興興有病醫治不効時膳部郎中安晴明究陰陽術權死生柄其徒乞救晴明晴明曰法師病不起而我有秘符若以人相貸其方可試初興之徒患興之疾者多矣皆曰我等若有命之可代者亦不辭焉及聞此事蹇縮而不應空謂爲法捨身大士之常況貸師死我何遜乎便報安氏同侶無不嘆伏空曰我尚有一母年甚老矣若不往辭恐懷愁恨我又欲一見赴死耳乃往母所陳事

母曰我老命在旦暮唯憑汝汝其先我乎然
思汝生替師雖死不遺妾於地下矣如汝勇
勤我欽歎之空歸房安氏施方與疾立愈空
早受病身心惱逼空生平持不動尊此日非
夢非覺明王告曰汝已代師取死我豈不換
持者乎空感喜禮像熟見其像似有病質淚
滴在眸應時空疾即痊都下傳爲奇事其畫
像淚痕如新後又不滅世號泣不動尊門屬
祕授今尚存焉

一切衆生喜見菩薩や

○釋長明居信州戶隱山年二十五絶言語誦
法華亦三歲不偃臥一日語人曰我是一切
衆生喜見菩薩也來此所燒身已三回今命
盡上兜率便積薪入內自焚康保年中也
釋文豪居洛城四條坊釋迦院治曆二年五
月十五日於鳥部野積柴燒身傾都瞻禮嘆
嗟

修護摩千日於絶食以死

○釋延救武州慈光寺賴筭之徒也性堪勤苦
嘗修千日護摩時時絶食至散日本師賴眞

設飯食與之救辟曰我自今不飡欲知絶食之命期又願回此苦修施六趣之渇乏衆人勸解而不許語弟子勝命曰我今斷語飡而自居非吾呼不來告自爾不通謁過旬呼命曰我今命竟汝速徃房言此事命走筭所告之相去一里許筭馳來開戸見之手結定印跏趺而化異瑞甚多壽七十治暦年中也

釋仙命波州人也幼上台山無動寺習止觀兼念彌陀額鏤三寶字背點圖彌陀像嘗詣四天王寺於聖靈堂對尊像燃一指時青龍現形（太子手印記曰荒陵池有青龍護伽藍佛法）指燈竭龍形隱又徃徃詣靈場燭手足指或空中有聲讃嘆或夢裏人告徃生期嘉保中普告山中向西而終年八十三

誦法華截手指供不動明王

釋信敬楞嚴院之學徒也常誦法華嘗曰我斬剥皮骨供養佛法先截手指供不動明王次斬左脚骨刻釋迦像燃脛骨漸愈行歩如故次剥手皮畫彌陀三尊像次以手指骨刻

觀自在大勢至二像天承二年六月染時疾
病苦劇甚弟子恐訝臨終念彌陀安祥而逝
○釋蓮照持法華有至行寒冬脱衣與凍人飢
朝讓食於餓者好服弊衣餧蚤蝨又裸入汙
池食膚於蜡蛭一時入山喫身蚊虻體大脹
受大苦友人告曰此脹處蚊子也灸藥交治
乃愈照曰若治脹處殺多蚊蜹豈害多生治
一身乎寧取命終不忍爲也忍苦誦法華夢
聖僧讃曰善哉沙門憐愍有情慈悲室深忍

辱衣厚以手摩搓脹處覺痛息忽脹肉破
裂無數蚊蜹飛空而去其瘡自合亦無痕
○釋應照居紀州那智山誦法華毎至藥王品
隨喜追慕一時絶穀塩膳松葉久爲燒身之
具至期著新紙法服手執香爐跏趺薪上向
西方勸請諸佛發願曰我以心獻妙法蓮華
經以頂獻上方一切諸佛以背献東方一
切諸佛以脚獻下方一切諸佛以胸獻西方一
切諸佛以左右臂獻南北二方一切諸佛以

五藏獻五智如來以六腑與六道衆生面此善根向無上道速得菩提言已自把火燒薪手結定印口誦妙經煙焰上騰經音不亂煙氣薰郁勝如沉檀火滅後餘光曜映山谷明朗無數異鳥和鳴飛翔其聲如寶鈴遠近聞見莫不敬嘆

誦法華以方便七返入獄

釋春朝音韻和雅巧誦法華聽者忘倦嘗見囹圄悲嘆曰此惡輩已依惡作來此今受嚴刑愁想皆惡只益惡報以何方便令種佛種乃發大誓曰吾當七返入獄令諸錮黨聞法華便往貴家盜銀器家人捕之付獄吏適皇子知朝者下令於廷尉曰春朝者善人也不加刑朝已下獄誦法華其聲雅麗罪人聞之合掌涙下廷尉夢白象群獄所諸天無數下來大理卿又夢普賢乘白象手捧鉢飯立獄門人問所由菩薩曰供春朝大理驚告廷尉出朝廷尉又説夢相顧嗟異如是出入五六度廷尉議曰朝之罪状非一二虚靈宛刑恣

心作盜且進輕刖二足止後犯獄吏追朝往北野欲行刖朝舉聲誦法華其音哀婉官吏感泣而捨去其夜廷尉夢天童告曰朝上人爲救囚徒七囘入獄是亦菩薩大悲方便也朝後散死北野髑髏每夜誦法華有一僧取髑髏收山中

○釋永助甲州人也移豆州修禪寺暮年限一期修念佛期終積薪焚身其煙遙騰成紫雲邑人哀感敬嘆

○釋叡効早入園城寺學教法後聞石間寺觀世音靈感往彼晝絕佗語讀法華三千部夜禮像各三千拜六時修法華密供過三歲已囘此淨業爲安養資便上道場西南大葛樹投身時神人以袖受効不下地置別處効又投神又受如是三度効思時之不至歸三井朝廷聞之授僧官此像泰澄法師之所刻葛樹者像材之餘枿也

贊曰梵網曰剥皮爲紙刺血爲墨析骨爲筆

書寫佛戒楞嚴曰其有比丘發心決定能於
如來形像之前身然一燈燒一指節及於身
上爇一香炷我說是人無始宿債一時酬畢
乃至若不爲捨身微因縱成無爲必還生人
酬其宿債法華曰若欲得菩提者能燃手足
一指供養佛塔勝三千大千珍寶供養諸修
多羅此類多矣故先佛救鴿飼虎七處受刃
千瘡然燈不勝枚舉焉是大士忍悲交發之

見者也不然爭知吾慳志礭操乎丈夫烈士
之赴難也猶遊戲娛嬉者何彼蹈義而不移
耳烏乎義者道之一岐也彼尚奮勵感激者
若斯况與道爲期乎宜哉諸子萬苦千楚不
磷不緇乎蓋與道爲期也是以刻佛斬骨圖
像剥皮入獄陽盜取死自飢頭腦碎而偶牛
吼力士倒而
潛龍飛委命也尊像淚滴投身也神人袖披
身薪指燈分光輝於六趣蚊餐蛭膳貯資糧

於三祇善哉佛子健忽深悲者乎

元亨釋書卷第十二

開板幹緣比丘單況命工刊行

慶長第九甲辰秋七月十五日寫足之功訖

筆者純長日允